國朝文錄

榕村全集文錄卷二

安溪李光地厚菴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胡照離午垣校刊

讀韓子

韓子之言道也其論道德仁義之意甚美其詆佛老也所謂爭四代之惑比于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釁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略者（先生以闢佛歸咎韓氏亦是如此）與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爲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

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僞又以爲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子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黜而謂道德仁(敷語道得分明)義之說自老氏離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其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與出三代之下爲夷狄之人老氏嘗之與吾則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爲蔑禮樂刑政者爲太古之無爲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爲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於夷狄之邪哀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於先生之教之上老子詖淫之(二語斷)

始而釋氏邪道之窮其旨之蓋有序矣荀況之言雖駁乖離擇焉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澀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爲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何也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求可議也博於愛宜於行情之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原道者自情始殆敘文者失之與故未可議也然則韓其醇與曰惜其於性也詳於三而略於五也詳于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匯也略於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朕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焉者之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于初而聖人之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

朱程曷譏焉。於道豈獨祖傳爾乎。

佛出于老人皆知之謂楊墨出于老先生之特見也結一段光

精上段謂當先原性後原道亦有特識

〇記握奇經

此陣法本易八卦。天地風雲者。乾坤艮巽也。艮爲山山出雲也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也。以四方蒼龍白虎朱鳥元武而定四維方而主靜。故正兵布陣則用之。四正圓而主動。故奇兵制敵則用之。天地風雲取其定位而能變化也。龍虎鳥蛇。取其威猛而能騰繞也。風以天氣下行於地。故風附于天。在周易乾與巽對是也。雲以地氣上接於天。故雲附于地。在周易坤與艮對是也。前衝變爲虎翼。而風應之。風從虎之義也。風變爲蛇蟠。以應虎。在周易兌坎西北是也。後衝變爲飛龍。而雲應之。雲從龍之義也。雲變爲鳥翔。以應龍。在周易震離東南

是也。按周官司馬自五人為伍至七十五人為乘自五百人為旅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皆以五為陣法此則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郊三遂之兵也至于四野則地經以井異於十夫有溝處民以八異於五家為鄰意者出兵之數治戎之法亦必以八為其節何者凡比鄰共井之人居則守望足以相助也行則危難足以相救也其歡愛足以相死也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旦戰目相視足以相識也如井牧之民亦編以伍什之法則調發之數雜軍旅之心離矣故除一甸出車一乘者數家而賦一人倘可取以卒兩之制以合于司馬之法若野鄙之間田役教民或追胥竭作則家出一

想當然耳

人必以八八之數取之蓋始于八家編之以同邑同邱而成于一
甸六十四井之數此疑自古以井田制兵之法而周家但行之野（一則曰說兩不詳曰疑皆不敢斷定之者）
外今周官管子俱於四郡軍制略而不詳焉是以為握奇者託之
於風后以大其事意必有所祖述為之未可以出於兵家而盡疑
其偽也所謂握奇者兵法尚奇故云握奇也以天地風雲為正則
龍虎鳥蛇為奇也以天地為正則風雲為奇以龍虎為正則鳥蛇
為奇也以前列之八陣為正則後隊之遊軍為奇也總而言之則
凡正陣遊軍皆為正而時靜時動變化不可測度皆為奇也
故曰以正合以奇勝此握奇之指也雖然餘奇者遊軍也遊軍稱

握機與握奇通者。蓋兵家之奇。無所不在。而其用遊軍也爲多。夫所謂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習金鼓旌麾之節。閑步伐進退之方。識高下嚮背之地。其教養之素。至於如手足之相捍衛。諸葛武侯之所得力在此。其節制之重。至於如山邱之不可頓撼。如是則正兵之用盡矣。若夫偵邏以得敵情。窺望以審敵勢。未遇而致師。旣陣而躡敵。方合而出其傍。繞其後。我退而設之伏。示之羸。變强弱之形。移彼已之利。此處太宗亦講之所以戰無不勝。若此者。非遊軍不足以備其用。濟其機也。是故養遊軍之禄。可數倍於養兵。馭遊軍之權。或更甚於馭將。此握機之號所以或專屬之遊兵。以爲設奇制勝。專在此也。孫武之書。以權計始。以用閒終。其得

握機之用乎。湯武之師未之有也。作書者其春秋之後七雄之世乎。

以八卦陣法爲出于周之井田可稱特識彀明握奇之義亦推闡無遺先生于此書究心如此宜其少時即能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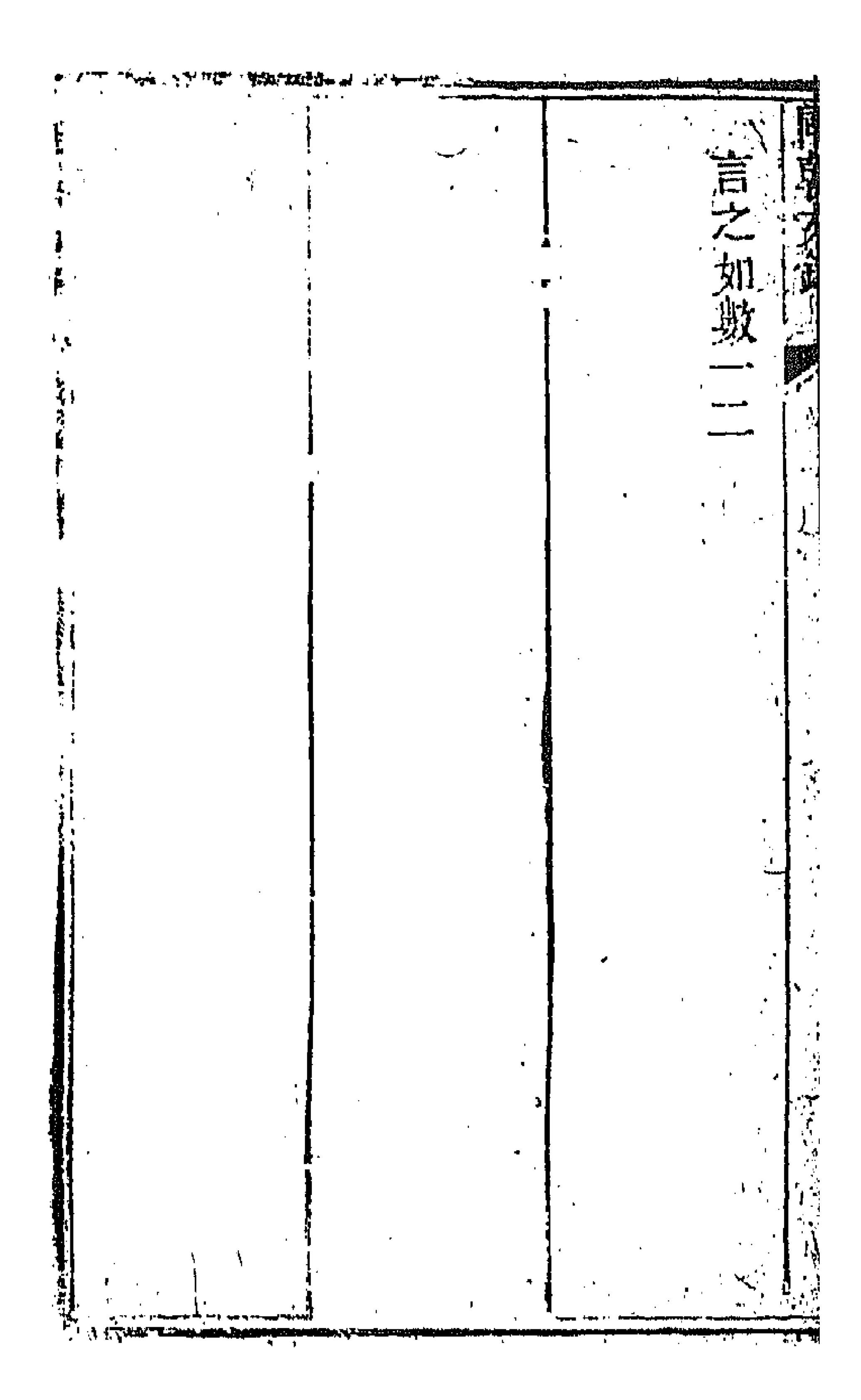
○算法

周以六藝教士。其曰九數云者。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貿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冪積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贏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廣遠高深。此聖人所以極數之用也。然古人精密之法不傳。而後世所用。悉皆疏率。故所謂徑一圍三。徑五斜七云者。不過約略之算。而其方圓相求。三分進盈虛加實退。皆非眞數也。自漢至元。惟劉徽祖沖之。趙官欽為算學之最。故徑七則圓圍二十有二。圓積十一

則方積十四者是其約法也至於今日而新法立焉其於方圓圍徑冪積之算不爽纖毫矣而其書有所謂幾何原本者則以點線面體爲萬數之宗蓋點引而成線線聯而成面面積而成體自此而物之多寡長短方圓廣狹大小厚薄輕重悉無遁形自此而物之比例參求變化附會悉無遁理古所謂勾股者舉中之法耳今三角法即勾股也然而有直角有銳角有鈍角又其算也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而角度對之故量角之度以爲起數之根然則勾股有直而無銳鈍其數起於邊而不起于角豈非有待于新法以補其所未備者乎其用之則以八線之表八線者亦古人所謂勾

股弦也今則變勾而曰矢且有正矢焉有餘矢焉變股而曰弦且有正弦焉有餘弦焉其在圓外之股則曰切且有正切焉有餘切焉變弦而曰割且有正割焉有餘割焉八線相求互爲正餘故舉一則可以反三窮三則可以知一舉一反三窮三知一者則今之三率法是也三率之法卽古者異乘同除之法而其立法加妙用之加廣則非古人之所及也欲通新法者必于幾何求其原以三角定其度較之以八線算之以三率則大而測量天地小而度物計數無所求而不得矣

算法至我 朝始精梅定九與先生其最明者也故此篇歷歷



言之如數二三

歷法

歷象之法成周以前尙矣而其法之詳不傳自漢以下作歷者七十餘家要其立法之大端則定氣也定朔也步五星也推歷元也蓋氣定則太陽之躔冬夏之晷不差矣朔定則閏餘之分交蝕之度不失矣五星之步明而遲留伏逆陵犯之期可覆而知歷元正而七政交會之本可坐而致此其立法之大端也然去聖既遠道業殘闕故其術以推測而彌精攷究而彌密蓋至於今而歷學無餘蘊矣定氣之法古謂天周歲終而已不知所謂歲差也至何承天始知之而立爲歲差之率然其年數則或以七十五年或以五

十年或以百年迄無定論惟郭守敬謂六十七年者近之今新歷則不謂之歲差而謂之恆星行度蓋自有宗動之天萬古不變而恆星亦行乎其中故不能亦無差也郭守敬有歲分消長之法然非歲分之眞有消長也日行有高卑有遲速冬至之日適直速度則是日之晷刻減故見爲歲分消耳新歷推得最高之度不在一處自至元辛巳以後最高漸過夏至而東故其歲又已自消而長此則郭太史之所未知者已定朔之法古者案日月常行定爲經朔而已然月有本天高卑遲疾之行焉又有去日遠近遲疾之行焉其變尤多故新歷之立法尤密步五星之法古者以遲留伏逆

別爲段限王朴謂其遲速也須以漸故破段限而立衰次之法當
已然五　卑又有去日遠近蓋與月行無異故新歷
謂七政終古平行本無遲速也但日則但有本天高卑月五星則
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月則高卑遠近之分微五星則高卑
遠近之分大故日有贏縮而其遲疾不如月之甚月有遲疾而無
所謂逆與留者此則其所以同與之由參差之變又古但有五星
經度新歷則并緯度有之凡皆古人之所未講也定歷元之法自
漢前後志始而歷代沿焉然歷代之歷皆數十年而遂差而能使
萬年之前千載之後入其軌轍乎故郭守敬破而不用而新歷亦

然此豈非直捷簡易不事支離之法哉至于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于里差詳

天圓地方從古

焉然終局于地平之說故其法不能通于四遠新歷以地爲圓體

以爲定論至此始瞭若發蒙以是知古今之理推之愈不盡何亦

南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暮

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也

望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暮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撰象而周其變其說與周髀合不獨自漢以下爲渾天之術者之所未到而實則聖人之意乃千載而一明也然而法既妙矣而神明之者存乎其人故隨時修改損益求中者人事固爾天道亦然今有三角

入線諸法固已極測算之精微又得其人而覩侯修正之欽天授時之功有不超越前代者哉

前篇先遞敘後總結此篇先提明後排講而又補出里差一層亏于算法歷法俱未明門下有傅進士九淵者專攻此業亏亦未暇與之究心也大抵此事固有師傳而天寰獨闢者則不假師傳其精神沉靜自足入微而深究之進士算法已明今又講聲音文字之學皆足補亏之短云

文廟配享私議

祀典之議紛紛也而於文廟爲尤難蓋非有明淵源之學等百世之識究斯文授受之評者則未足與於斯也三代之間蓋有釋奠先師之禮然其所祀者何人所舉者何儀已不可得而攷矣自夫子以禮樂仁義之教爲萬世文治者宗是以東京以來有立廟舍菜之典貞觀而降崇配享從祀之文宋元修之至于明而備矣然而從祀諸人者宋元有益而無損明則多損而少益嘉靖之間大肆升黜自吳澄而上即漢晉諸經師籩豆發而出廊廡者亦過半矣將以謂非乎蓋諸君子學行容有未醇也將以爲當乎則宰予

冉有蓋有不粹於道者何以晏然堂上之尊七十二子未必盡深於學也何以不殄東西之祀況乎漢晉諸儒者雖無絕世之德而有傳經之功夫苟于經教無所表章儒術未有發明則雖以諸葛

與范仲淹列祀近則歷宣公陸祀末然稱此以來歷代當從祀

忠武之才論者以為伊周之亞猶不得進而班焉諸君子承秦滅

若不止三公而以先生之古學之又似不宜班列故曰當別為

學之後區區修救蠹為戶牖以待後人苟以後世之光大而盡廢

其祠也

之孝子慈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故愚以為七十子當祀則諸經師亦當祀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此嘉靖之典所以為未安也抑又有未安者焉禰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商之三宗周之文武百世不祧上同太廟不以相土鞠陶而下為嫌也周邵程張舊乎千

職之餘聞知聖人之道而使班于伏羲高堂之流則景行之道微而尚德之風泯夫曰以世次爲後先則子思孟子亦豈當在冉閔之前哉今欲準酌舊章裔成祀典以崇右文之規禮至重也欲濫而收之懼其後學之觀瞻混淆于表章之過欲嚴而裁之懼其先正之風流湮鬱於評論之苛揆之以三王祭川之義則漢儒不得不附于先賢之以予雖齊聖之文則周程不得不食于後患以謂是皆有以處之而無爾此紛紛爲也定爲配享於堂之[illegible]獻曾思

斟酌典禮大成歸分

皆得保世不刊四配之下有功世子諸儒中僅進朱子不

孟二程周朱位列於左皆亞聖之才命世之英有傳道之任者也

知賢自何人

冉閔游夏蘧王張邵之倫位列於右皆大賢之次名世之彥有衛

道之功者也文廟之南更立四祠各爲垣墉東西相向一曰及門之祠以祀七十子一曰傳經之祠以祀諸經師其二則皆儒先之祠以擇夫學行之端醇者祔之仍勅天下各立私祠于其鄉焉夫如是則亦兼收而不嫌于濫嚴取而不病其苛矣配享左右以世次相對既無後先之嫌東西四祠自爲垣宇亦無復年代之議其於道德名分之際豈不兩全而無憾也哉以是仰答聖賢之歆可以遡源流於既往以是光昭人文之運可以動仰止于將來庶幾於風教之原有所裨助乎姑以俟夫議禮者采之有司也

辨駁斷制有條不紊先生可謂有制作之才矣然僅私議何也

課王生仲退

讀書以窮經爲本以明理爲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闊而辭義簡奧故必以學庸語孟爲之階梯（不刊之法）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爲之門戶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爲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爲陳言而自炫於詞章之燿縱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況以吾所遇亦未見其稱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遁於異門淫于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

志倘適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自逃者也（先生此說殆予此尊崇剖析分明撥是以解人之惑）其時禪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博雅名者又未嘗不淹貫於經書之義直以去聖既遠尋言淆亂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眞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乃今之學者又異是以宋儒爲淺陋而別宗漢儒以諸經爲陳言而別搜諸子一唱百和務求新奇甚又遂并經而易之先生之所不及見矣）且見其說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謂經乎實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苛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說理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腐已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跡借末藝以壟斷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爲得成就哉今日須以此爲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

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隨人姿性以漸兼通若貪多泛涉則又徒爲徇名而無益於得也

今之通習五經其故可想

平實中正此言可以懸之百世

書漢書諸侯王年表後

封建之事自子長孟堅據漢興亡而爲之論其得前懲秦弊後鑒莽禍故稱述詩書以枝葉相持爲大也比及曹魏疏棄本支成坐亡之勢有宗室曹冏者續班馬之議迄於東漢之衰反覆前車之鑒戒尤加詳焉謂封建非聖人意者始於唐柳宗元於後文人之論史氏之評各推極利害不能相一夫追究古今制度（直欲壓倒一切）不原聖人之本指而徒放乎末流以立說者皆未可以爲萬代之折衷也況於制害亦未周盡彼漢有王莽之專而欲望援於諸侯與唐有豎宦之孽而欲推咎於藩鎮是無異肝肺之內虛而爭手足之強弱

也故曰處晉至貧羸生田丹西蠻夷燿苟王政不綱則親疏離畔於是而較得失於封建不亦末乎是故君子不爲私家之議而定萬世之經衆言淆亂折諸賢聖至哉乎朱子之言也封建之行一則公天下以爲心二則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三則有土地人民之愛而苟簡之意不生四則無更代變易之煩而善政之傳可久至于王度式微諸侯放恣此則由來者漸矣豈法制所能防者哉自（上下古今目皆一切）漢以來內無周公營洛之心外慕秦人一尊之貴中少漢儒久任之治下鮮蕭曹協和之規幷牧因之而不修學校由是而不舉地（此句擬）水之比無聞嶽瀆之祀忽諸此儒者所以歎爲苟道而明王賢佐

之所既然思興者也何暇區區焉比擬形勢之重輕圖度天命之久近哉

侃侃正論獨見其大獨探其本結一段尤足令人耳聾

蠟丸疏

臣李光地謹題爲密陳機宜事臣自二賊搆亂以來逋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至于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于今未汙清節以辱朝廷然蹤跡孱危尚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腰領以再睹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于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惟皇上垂察焉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

急之之道不可不講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于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疏（有間可乘）耿逆擅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羸闒北來大兵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此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術入險）此所謂避實

用之法特非[illegible]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擊虛迅霆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戢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路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
皇上密馳詔旨勅總兵官偵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為樊鳥溷雞然葵藿之心睎見太陽尚幾幸于萬一倘有可采伏乞
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惟

聖明照亮

老謀碩畫賊由此平先生之功于是乎大而近世乃嘖有煩言何也

○覆樂律數表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十四日舉人魏廷珍王蘭生梅㲄成奉

旨回京會試到臣宅見臣臣恭請　聖安伊等具述

皇上體氣強健神志清明而且涵養之厚溢爲至和藹然如春風

○贊○元○氣○天○下○安○乎○根○本○而○自○然○發○其○榮○利○也○

○樣○盤○之○容○若○躬○乎○跡○上○矣○言○其○指○

之被萬物灑乎如秋月之麗層霄伊等雖日在威嚴之側而常游

光霽之中具新進之奇逢而覩光之盛事又述

皇上躬自校對朱子全書風雨不輟一字一讀恐費　聖心至於

格言至論則再三嘉歎爲伊等指陳講說移晷未休歷時不厭草

茅下士誠未能仰測高深然想自古好學樂道之君未有如我

皇上比者臣聞言之下抃喜欲狂沉疴遽起非獨爲一身遭遇幸又幸斯世斯民之有所覆露而千聖萬賢之有所憑依也至伊等學習樂律臣亦細加宗指據伊等所受 聖誨言樂者必以黃鍾爲本以黃鍾爲天地之中聲也夫天地之聲寄之於人而人之喉自最低以至最高不過十餘聲而止自古及今謳吟歌曲之音不絕於天下而笙管琴笛之類卽與之相應則所謂中聲自寓乎人聲樂器之間但人習而不察則以爲微妙難知耳今定長九寸圍九分容黍一千二百者爲黃鍾旣與古法相合而驗之現行樂器或有黃鍾積加八倍者有用黃鍾積加四倍者匏笙之管或有用

黃鐘積八分之一者。形雖不同。而實皆與黃鐘脗合。至塤篪編鐘之類。亦皆按黃鐘分數加減。而聲可得。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也。又受　聖諭。論樂莫要於審音。審音莫難於半音。蓋相去全音則辨之易。相去半音則辨之難。能辨半音。則全音不難知矣。又受　聖諭。聲之應於絃者。以短長爲差。故倍半之聲。得以相應。至於管音。既分於長短。又分於粗細。必用積實加減八倍之法。而後相應。蓋線與線。體與體之比例各異也。又受　聖諭。古人論樂。言高下必言疾徐。有高下而無疾徐。非樂也。故西人有五線六名。以辨高下。有八形號三遲速。以別疾徐。其說深爲可取。又受　聖諭。宮聲

君也宜居中位微羽宜有濁聲在宮聲之前其清聲則在商角之後與濁聲相應恭惟

皇上心得聲通博稽廣覽指示之下伊等未盡記其詳然略述梗概則所發於臣之愚蒙者已多顧臣未嘗一審樂音一親樂器拍槃捫燭以爲聲光安能得其眞象所敢信者自幼讀周禮禮記國語管子呂覽淮南史遷班固之書以及朱蔡師弟子之所講論其大且要者質之　聖言而皆合耳其精理實用曲折細微尚須面請訓誨庶窺萬一也延珍等又出　御刊數表示臣其用法以加減代乘除以加倍折半代自乘開方即數十乘方皆可以一除而

得之。其用誠爲簡捷。至于其造表之法。則伊等咸稱

聖訓所謂中比例者。蓋以一與十用相乘開方法至二十餘次。得

眞數之二。以一與十之假數用相併折半法。亦至二十餘次。得與

二相對之〇三〇一〇三兩數既得。餘可類求。此數表之根原。非

聖明孰能啓其秘奧。眞隸首之所傳。九章所未載也。臣雖不能算

然奇書秘冊。覬得什襲家藏以待能者。伏乞

皇上恩賜一冊。俾奉爲至寶。臣不勝希幸。秋深氣肅。神護

天和。微臣引領戀慕之至。

此三公以舉人侍南書房講讀。竟如師弟子一般。可謂奇遇。

命魏廷珍等寄示學習樂律所得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初五日魏廷珍等奉旨將伊等學習樂律所得大概寫與臣知、臣閱竟不勝驚喜、竊以秦火之後、禮壞樂崩。故漢文帝請及制作、則謙讓未遑、武帝策董仲舒、問及樂事、然亦曰鐘鼓管絃之末節而已、未嘗深探原本也、哀平間所討論、乃王莽劉歆之爲、東京所用、乃公孫述之作、其不足取信于後明矣、江左離亂、泯泯棼棼、唐太宗又不信樂律之事、至宋仁宗乃留意於此、特命胡瑗等考古定律、及書成而藏其副於名山、後世有述、故稱賢主焉、然黃鐘制度、歷世迄無定論、朱子蔡元定相與折衷攷

正著爲新書今以十七史樂志觀之未有若此書之簡而明詳而
有要者也顧嶋工制器非貧士之所能審音協律非儒者之所兼
是以理雖著明而用則茫眇此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待其人而
後興者與恭惟
皇上修德行仁紡幾興事其所以致中和在治忽者至矣故既竭
本末其備與是乎哉二鳴
耳力焉而又參驗於器數之間既得眞聲矣而必取證於儒先之
說遂使數千年失傳絶學一旦可以見於施用而不爲空言非天
所命其孰能與於此哉臣前日蒙
皇上發示新製律管及命工所造風琴吹而按之使臣細聽臣雖

不甚曉了而亦心覺其和諧況魏廷珍等所述旨諭古尺當今
營造尺八寸僃前歲
皇上遣官立表量地自京師至德州約極高移一度而地差二百
里合之古尺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之說正爲古尺得今之八寸
也夫既參之縱横之黍而合攷之上下之聲而協而又有天地日
（此尺與天地符）
月之度足爲根據此漢志所謂天効以影地効以響者悉和會於
今日矣臣之愚昧竊以爲信而有徵古者禮樂百年而興我
朝受命將逮百年矣伏望
皇上勑下太常以新聲比較舊樂如新聲渾厚舊管清急即以今

日所定立賜施行實太平之基歷數萬年之符也抑臣又有愚見
仰求
皇上裁教孝經曰遺風易俗莫善於樂然則樂者行于民間非獨
朝廟用之也後世縱有議樂事者典領有司施之祭祀朝會而已
至於教坊歌譜則端人正士往往鄙爲俗樂淫樂而莫之談孟子
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古者民間歌曲即如今優伶之所爲故雖
小民可以感動歡欣而風俗爲移易臣幼時觀作戲者至於忠臣
孝子貞夫節婦雖耆老孺稚無不沾襟焉惟近年所演唱專取其
鄙褻荒唐者而俗樂亦亡矣宋人太常雅樂及教坊俗樂皆以有

司領之猶存古意倘取今之詞曲禁其鄙褻荒唐而文以忠孝節義之事其底本則採諸史書稱乘有姓名事實不全虛無者於以風諭黎庶此亦返朴還淳鼓吹休明之一助也臣前奏對時略及之而未蒇茲因大樂之成復瑣屑瀆聞未必可行惟

皇上恕其妄言不勝幸甚

讀此與上篇知

聖祖精于聲律如是眞天縱之聰明前人所云聲律身度者本之以建中和之極萬年之盛斯其時矣未欲取民間戲劇更之以移易風俗亦前人所未發者

御製朱子全書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初七日傳示

御製朱子全書序一篇臣伏讀數遍切念朱子之書在前朝列之學宮著爲功令宏正以前家習戶誦經學醇明則明之所以盛也嘉隆以後王守仁等異說汨之浸淫至于萬歷天啓言語文字詭怪百出此明之所以衰也然則朱子之道關乎治亂是其明徵矣然方其盛時亦惟學士書生相與講明未有南面之君深嗜篤好積數十年沉潛體味之勤以造其道以傳其心而且實驗于躬行

（言之不盡而長言之字字闡四聖精蘊[illegible]上下千載[illegible]誦編）

發揮於政事至於武功文德巍然煥然而猶兢兢業業與治同道

（尚不知何以乎此言矣[illegible]冠之）

由濂洛關閩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如我
皇上今日者儒家言五百之運術家言上元甲子之歲今日皆適
當之自非天開文明聖賢之道將亨不能及也恭惟
皇上好學深思稽古服道眞所謂得之聖性又加聖心焉者天行
之健則百年如一日地載之厚則萬邦如一家四夷來王而無怠
無荒庶績咸熙而有典有則此固非儒生修身苦節著書垂世者
所可庶幾而獨惓惓於宋學之淵源信其可以致君澤民而與太
平之基使朱子之道湮鬱於江沱而不得施者爛然如星斗於今
[illegible]
日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秘之殿表章之盛可謂至矣至於

御序理致之深氣格之厚無一事而不合於天心無一言而不本於王道其敘數千載而脈絡分明近如一息也可以仰聖學之淵邃統緒之悠長其累千餘言而元氣渾溢如一貫也可以卜聖壽之升恒歷服之永久古人謂文追典誥論極皇王非聖序不足以當之矣臣光地膚淺末學乃蒙聖序亦齒及之挂名篇端自托不朽又未知何幸而得此除恭錄寶藏外合將原稿恭繳臣誠懽誠忭謹摺奏以聞

極贊

聖祖仁皇帝之表章朱子為前古所無至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

秘之殷至已盡已洩以加已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二十五日蒙

皇上發下輿地全圖賜臣看臣謹捧到寓處披開詳看上準天度以定道里既廣袤之不差下盡地域而究山川尤源流之易見至於岱宗一脈實從青嘗橫海而來黑水三名確有雍梁長河之隔此尤歷朝史志之所未講專門名家之所未明非

如此制作迺是前無古人

皇上擅仰觀俯察之智而紹伏羲之心乘一統無外之時而陟神禹之迹斷不能周徧精詳如此也從此傳之萬世不特昭本朝之聲教覃敷圖王會者多其紀載抑且息從來之經史聚訟述皇

與者有所折中矣謹將原圖奉繳伏乞
皇上賜臣一幅永爲家寶不勝幸甚再上年因性理精義中朱子
講江浙閩廣山脈處兩段可疑奉
旨命臣具奏臣隨奏摺請　旨未蒙發下今精義已刻成書伏乞
皇上御筆裁定或刪去此兩條再搜別條補入或詳作案語令學
者無疑於朱子之說統候
聖諭遵奉施行

磊落數言能見其大能該其全是之謂宏深肅括

孝子王原傳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幾婦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爲母計策移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袜履諸行色所需物遇他方遠客至則或資以袜履或雞黍厚款之不受値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邂逅者客幸爲兒迹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

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亡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毋以兒爲念遂遍走尋覓足跡幾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跣步重趼至於見骨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甘以細肉爲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孺子頓憊若此何爲者原以情愬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去而返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

有寺曰蔓覺原心動曰吾蔓豈至是徹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知其爲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安因語徒舊有文安人者流出與敘鄉井乎相問姓名（[illegible]所作狀若）則即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則一念之孝爲宜捷于枹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毀存之間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邁按上文）父猶未肯即歸曰吾樂家絕意久矣無顏復返原葬衣哭不止寺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

相將遷與門夫婁子母復聚鄉人爲之嗟歎至于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能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絶

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顚頓百身殉之此天常之原義合古人非習于名教勉強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後其弟成家鬻妻子單身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爲何人所記異日當檢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懦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哉

此叙闕初貧孝子尤奇

亦見南雷文約

次敘明爽中間議論尤精

施將軍逸事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明亂，少而從戎，曾隨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爲，輒以偏裨有所建陳。公報之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變可以佐時，君諧行矣，勉之。遂謝黃公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逅脫，鄭遂殺其父若弟。公歸 本朝，用戰功，數年間至大帥，佩將軍印，召入爲內大臣，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己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頓兵城下，驅而襲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余曰：循山而東。柰何？公

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寡勢逸又懸所在雖響應作聲勢實。
觀望不能為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賊立蹶耳。徐又曰向彼
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不問直趨荊襄呼召滇粵三
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于今日矣。棄舟楫
之便而做攻圍故知賊無能為也。余以是知公能明年、
天子以海患久未息復起公提督水師專平海事越二年、余請急
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
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貴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
甚。自此至澎湖舟載星行就能魚貫相尾牽而不散。然島嶼恐賊

据到彼未能一戰將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皆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劉名國軒）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則勢蹙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舊曰冠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戰勝果在七日中

戰之日東南忽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碗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為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無復戰意卒先納土悉如公料先是明季鄭之祖芝龍海大寇也歸誠後貴顯營胡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為決未來事語甚隱然意若跨土稱孤爭衡南面者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事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余十五六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

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雖其子若孫不知也公以功進封侯爵及後裔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云爾

施將軍洵奇才先生聞舊卒數語輒決之亦奇識然其時爲之
總督者姚公啓聖先生悉以平臺績歸之將軍宜全謝山爲之
不平

書吳伯宗尋弟事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遂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爲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爲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爲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倂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塔將軍所部下甯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肌天明墮指裂膚之地　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訣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倂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

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闕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為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闕額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甯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傴僂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切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

暢發議論感之者深矣

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

鬩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間之漸而陌路不如故哀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款孝之言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唏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既與爲禮又爲詩七十韻以歌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冀缺芋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於賢見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

宗志質何如然顯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鄰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目見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澤于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尚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容諸

先生文多簡穆此與王原傳特懇言之可知其傾倒之至